
12
3764
243

K12
3764
243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十九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三十八

甫刑弟九十八

今文尚書二十六

維甫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史記周本紀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集解曰鄭元曰書

說周穆王以甫侯爲相

又匈奴傳曰周道衰荒服不至穆王於是遂作甫刑之辟

漢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誥

四方

91-296

又匈奴傳曰穆王作呂刑之辟

案僞孔傳本甫刑作呂刑攷說文呂部云呂脊骨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諸書所引皆作甫刑惟墨子作呂刑然則作呂刑者古文尚書也馬鄭本當是作呂故僞孔承用之書正義引鄭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可證也漢書匈奴傳又云穆王作呂刑之辟此或兼采古文尚書故與刑法志所引不同或後人據今本尚書改之未可知也甫侯亦稱呂侯者甫其國也呂其氏也國語周語曰堯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心膂也是呂者四嶽所賜之氏也毛詩崧高傳云堯之時姜姓爲四嶽之祀逃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申有甫有齊有許也箋云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是甫者四嶽所封之國也

論衡非韓篇曰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世始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

論衡氣壽篇曰傳稱周穆王享國百年幷未享國之時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案僞孔本作耄荒釋文云耄本作𡈽攷說文老部云年九

十曰蔑从老蒿省聲耄蔑字皆不見說文則字作蔑爲正
又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从此段
玉裁以虞書無耄字謂當作周書耄字如此卽此呂刑之
耄荒也喬樅謂段說是也據漢書載甫刑云云則今文尚
書正作眊荒又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詔云老眊孤寡又
平帝紀元始二年詔云眊悼之人又彭宣傳云年齒老眊
皆以眊爲蔑字然則作蔑者古文尚書也作眊者今文尚
書也僞孔本作耄乃俗字耳
周禮大宰職注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賈疏曰呂侯訓
夏贖刑以詳審詰禁四方
又大司寇職注書曰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疏曰謂

周穆王年老耄亂荒忽猶能用賢量度詳審之刑以詰謹四
方
案鄭注周禮兩引此經皆云度作詳刑僞孔本無詳字鄭
注所引蓋亦據今文尚書也眊蔑古書通用三家今文當
亦有作蔑荒者故鄭樂記注書曰王蔑荒凡兩見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維始作亂
史記五帝紀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徵師諸侯
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
案史記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
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
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尚書正義

引鄭注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皞之代也與史記合是鄭君亦從今文尚書說釋文引馬注云蚩尤少皞之末九黎君名與史記不同當以鄭說爲長

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後漢書殤帝紀曰貪苛慘毒延及平民

潛夫論述赦篇曰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

案王符所稱卽述甫刑之語以鴟義爲消義者尚書疏引鄭注云鴟義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疑消義乃梟義之譌以聲同致誤也奪說文作敓支部云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从支兌聲此所稱古文也方言云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爲虔虔之訓賊當亦今文尚書說

敓攘矯虔

尚書大傳周傳曰降畔寇賊劫略敓攘矯虔者其刑死

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詔矯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孟康注曰虔固也矯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尚書曰敓攘矯虔○韋昭曰凡稱詐曰矯强取曰虔

案段玉裁云大傳及孟康今文尚書也許氏說文古文尚書也然則今文古文本皆作敓敓奪古通用廣韻十三末敓字下曰古周書曰敓攘矯虔按凡物失去謂之奪强取

謂之敓經傳中假奪爲敓而奪字本義惟見於說文今俗謂有遺失曰奪去此古語也鄭君注禮曰編爛脫釋文音奪此假脫爲奪也凡今人曰脫去者皆當云奪去陸贄論裴延齡姦蠹書曰或遭寇賊敓數此可證唐初尚書不作奪也

又案漢書武帝詔撟虔二字卽本尚書故孟康引甫刑此文爲證是今文尚書撟字从手作撟也段玉裁曰周禮司刑鄭注作撟虔賈疏引呂刑寇賊姦軌奪攘撟虔唐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十三曰撟擅也假詐也亦舉手也尚書撟誣上帝孔安國曰託天以行罪國語其刑撟誣賈逵曰非先王之法曰撟字从手今皆作矯卷二十五又曰說文撟

擅也擅稱上命曰撟字體从手今皆作矯玉裁謂俗作撟詔字皆从矢作矯而不知說文明云撟舉手也一曰擅也擅訓則專指僞稱上命者言之故孟康韋昭元應皆與說文合元應所引僞仲虺之誥字作撟而今本作矯呂刑同可知也況漢詔鄭注孟康賈公彥引呂刑字皆从手確有明證乎今本大傳及說文作矯恐皆淺人所改也僞孔傳亦曰撟稱上帝而鄭注尚書乃云撟虔謂撓擾左傳虔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喬梪謂今文尚書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說亦各有不同賈逵注國語云非先王之法曰撟賈先治大夏侯尚書則國語之訓乃本大夏侯解故也其訓爲假詐擅稱上命者當是歐陽家說武帝時

書惟有歐陽也鄭訓撟虔爲撓擾引左傳虔劉邊陲爲證
左傳者古文之學此鄭據古尚書爲說僞孔傳多本於王
肅肅好與鄭爲難故違鄭而改用今文家說也
苗民匪用命制以刑維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禮記緇衣篇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
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注云甫刑尚書篇名匪
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
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
於是民皆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
案禮記正義引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
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
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
於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氏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
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
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
者冥也言未見仁道以此言之三苗是九黎之後九黎於
少昊之末而爲亂三苗於高辛之末又爲亂故此注云高
辛以呂刑於此苗民之下云皇帝清問下民又云乃命三
后三后謂伯夷之等故以皇帝爲帝堯又以苗民爲高辛
氏之末也喬樅謂禮記引甫刑鄭注不言尚書同異是與
今文尚書同可知也鄭所釋亦據今文家說國語楚語云
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其後三苗復九

黎之德韋昭注云三苗九黎之後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也堯興而誅之說皆與鄭君同是皆用今文尚書說但鄭注禮記語略而注尚書語尤詳耳非有異也隸古定本作苗民弗用靈攷墨子尚同篇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惟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王鳴盛曰弗不否三字同古音靈讀爲連故轉爲練緇衣作命者命古音亦近練也制與折古字亦通古文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魯論作制是也虐與殺古誼亦同段玉裁曰墨子云呂刑則古文尚書也緇衣云甫刑則今文尚書也靈作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同緇衣作命者古靈令通用皆訓善令之爲命字之岐誤也爰始淫爲臏宮劓割腓庶剠

尚書虞書正義曰夏侯歐陽等書劓則劉歆黥云臏宮劓割腓庶剠

案說文攴部云斀去陰之刑也从攴蜀聲周書曰刖劓斀黥此所稱書據古文也故與三家今文異刖字乃則之誤尚書疏引鄭云則斷耳劓截鼻劉謂椓破陰黥謂羈鯨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爲鄭所注書用古文本說文稱書當與之同攷刀部云則斷耳也

訓與鄭合是知刖爲刵之譌也又臬字云刑鼻也从刀臬聲重文劓云劓或从鼻是知作劓者古文尚書也作劓者今文尚書也劉者歰之或體集韻云歰古作劉玉篇刀部云劉刑也此本諸尚書也剠亦黥之或體庶剠者王鳴盛云庶煮也秋官庶氏注云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云墨黥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頷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剠也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紛紛罔中於信以覆詛盟

毛詩小雅正月箋云書曰越茲麗刑并制

漢書敘傳曰風流民化泯泯紛紛

論衡寒温篇曰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泯泯紛紛亡奏之路赤衣比肩

案此皆用今文尚書也古文作泯泯棼棼段玉裁曰泯徐仙民音民按韓詩載芟民民其庶常武民民翼翼云民民衆貌徐音有自來矣棼棼者亂貌也春秋傳治絲而棼之逸周書祭公解曰汝無泯泯芬芬與此棼同也

虐威庶儆旁告無辜于天帝天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維腥

論衡變動篇甫刑曰庶儆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

案隸古定本儆作戮儆戮字通旁作方說文旁从二方聲

則方乃旁之消借天帝作上字江聲曰此下有上帝監民句上帝當兩讀帝字重文摩滅爾上帝卽天帝也

皇帝哀矜庶僇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論衡譴告篇曰周繆王任刑甫刑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故以善駮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爲善之道也

案王鳴盛云此經上文言苗民虐威庶僇則虐威皆是惡事穆王特欲勸善懲惡故言以威誅報爲虐者充說當有所本此漢經師古義也段玉裁曰此今文尚書說也謂蚩尤報虐用威而皇帝哀矜之也庶僇之不辜報虐用威蒙上文虐威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言之喬樅謂段說是也

漢書敘傳曰報虐以威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法言重黎篇曰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義近和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後漢書張衡傳衡應閒曰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卽次則重黎之爲也

潛夫論志姓氏篇曰少皞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繼命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羲伯復治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

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爲宣王大司馬

案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韋昭注云少昊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

也少昊氏歿顓頊高辛氏作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也其後高辛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堯興而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今攷尚書疏約鄭尚書注云皇帝哀矜庶僇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其說皆與國語韋昭注及王符潛夫論合是古文今文尚書家竝無異說僞孔傳乃以此皇帝爲君帝帝堯也重卽羲黎卽和顯與鄭韋違異其說殊謬觀楊雄法言王符潛夫論所

云則重黎之非卽羲和昭然益明又徐幹中論庶數篇亦以爲顓頊命重黎堯復育重黎之後爲羲和足見漢儒舊說皆如此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淸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德威維威德明維明

攷定今文甫刑

皇帝淸問下民矜寡有辭於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矜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

三國志魏志鍾繇傳繇上肉刑疏曰書云皇帝淸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

案墨子尙賢篇云呂刑曰皇帝淸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矜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嘉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愼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墨子所引呂刑文羣后之肆三句在有辭有苗之下德威維威之上與今本尙書不同江聲曰尙書正義言鄭以皇帝哀矜至罔有降格說顓頊之事皇帝淸問以下乃說堯事然則鄭君之本降假下卽接皇帝淸問云云與墨子所引適合自是古文如此僞孔氏削去曰字而以羣后至無蓋十

四字移置皇帝清問之上又改肆爲逮又于有辭之上增
鰥寡二字又改有苗爲于苗任意亂經賴有墨子得據以
正之棐讀爲匪漢書地理志錄禹貢之文匪皆作棐則棐
匪字通據墨子則古文棐無皆作不也威僞孔本作畏禮
記表記引作威與墨子合乃名僞孔本作乃命說文口部
云名自命也是名之誼本爲命也史記天官書免七命索
隱曰免星凡有七名命者名也晉灼漢書注云命者名也
是名命古文通用也哲漢書引書作悊說文口部哲字重
文作悊釋言云哲智也哲民者謂教導民使知禮義所以
增益其智慧也僞孔本改悊作折非是段玉裁以爲墨子
揩摭不同江氏叔澐不應據之移易經文又正義檃栝鄭

注之語亦不應拘泥喬樅謂古文尚書爲僞孔氏所亂本
不足憑馬鄭之古文本又已無存墨子書雖殘缺然此節
文甚明晰以之攷定今本尚書固非無徵不信者江說未
可厚非今文古文兩家尚書篇數多寡雖殊而經文則大
略相同間有不同者乃文字之小異耳此節今文尚書既
無他書所引可證則據墨子之文猶愈於僞孔氏之本也
惟有辭上有鰥寡二字江謂僞孔所增此又不然據三國
志鍾繇傳繇上肉刑疏引此經曰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
辭于苗與今本尚書文同鍾繇時僞孔傳尚未出而所引
有鰥寡二字自是尚書原文如此經重言鰥寡者鰥寡顛
連無告之人刑所宜肴今亦因于三苗之虐而有辭以訴

則刑之酷莫此爲甚矣

禮記表記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

孟子盡心篇趙注曰尚書甫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

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禹平水土主名山

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殷于民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

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省刑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

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而後有刑也

又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

國之教內外有別男女不同枷架不同巾櫛其刑重而勝由

有禮也語曰夏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

案大傳引此經典下有禮字此當是歐陽尚書本也漢書

刑法志引書無禮字折民以刑作恐民惟刑當爲夏侯尚

書本此三家今文之本有不同也攷皋陶謨以天命有典

與天秩有禮竝舉此有禮字於誼尤備伏生於甫刑傳屢

言禮曰吳越之俗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

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又曰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

矣非以經文本有禮字故言之如是其詳歟

潛夫論志姓氏篇曰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

刑以封申呂

風俗通義皇霸篇經曰禹平水土

後漢書楊賜傳賜言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皋陶不與焉蓋

咨之也

案殷墨子引作假見王伯厚藝文志攷殷古文今文之異字也賜世傳家業治歐陽尚書習桓君章句宿有重名是賜所稱乃歐陽氏今文說也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詔曰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伯夷降典慙民惟刑

漢書刑法志書曰伯夷降典慙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師古曰慙智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

案班志引書雖無禮字然詳其說經之辭曰言制禮以止刑疑所引經文本作降典禮故師古注亦以伯夷下禮法民習知禮爲解又僞孔氏本尚書當亦有禮字故傳云伯夷下典禮教民其後轉寫脫去禮字而他書所引遂皆依今本尚書刪之耳又案尚書釋文云折馬鄭王本皆音慙馬融云智也據此是馬鄭王本折皆讀爲慙與漢書所引慙民合蓋作折者孔壁古文尚書也伏生歐陽今文本亦與之同作慙者夏侯今文尚書也馬鄭王古文本讀折從慙而其訓又與今文家殊觀班志以制止訓慙字是以慙爲折之假借此如論語片言折獄魯讀折爲制正合則字雖小異而訓仍與伏生大傳誼同也馬融訓慙爲智取道民使智之誼此古文說之異於今文家者僞孔傳云斷以法是讀折如字非改慙爲折也墨子書引作哲哲慙字同

可見尚書別本舊有作折者此夏侯尚書之所本也三國志吳志步騭傳云明德愼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亦作哲字此蓋用夏侯今文尚書歟

淮南子人閒訓曰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愼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

爰制百姓于刑之衷以教祗德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狀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案僞孔傳本爰作士釋爲皋陶王鳴盛曰據後漢書楊賜傳言賜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世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皋陶不與焉蓋咎之也遂固辭焉則此經無皋陶下文命諸侯監伯夷播刑亦專舉伯夷不及皋陶僞孔以此篇言刑事而皋陶不見疑其不備遂妄改以就其說非也段玉裁曰作爰作衷者今文尚書也作士作中者古文尚書也未必僞孔擅改孔傳未必不本馬鄭

王皋陶不在三后之數賜之所以恥也申衷古通

尚書大傳曰夏后氏主教以忠○又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注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

法無愆誠也

案士喪禮疏引夏后氏主教以忠稱書傳略說文遹注又引周人之教云云先大夫曰周人之教以文當與夏后氏句相連屬中間尚有脫文及說殷人之教耳觀白虎通三教篇自明白虎通正本書大傳也

白虎通義三教篇曰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教所以三者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卽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故尚書曰以教祗德

鹽鐵論刑德篇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愼法設而姦禁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維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衰卒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維訖于富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維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禮記表記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注云忌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愼則無有可擇之言在于身也

案此今文尚書也隸古定本無而字又躬字作身爲異喬

縱放上文爰制百姓于刑之中後漢書引今文尚書中字

作衷則此文故乃明于刑之中今文當亦同作衷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維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

刑之迪其今爾何懲維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

五刑之衷維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

于苗苗民無辭於罰乃絕厥世

禮記緇衣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爾

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案隸古定本尚書無不字據鄭君注禮記緇衣篇以不爲

衍字則知三家今文尚書亦作播刑之迪無不字也觀於

五刑之中以後漢書所引爰制百姓于刑之衷例之則此

處今文亦皆作衷字

古文苑崔寔諫議大夫箴曰虐及於天慢德不蠲

案崔寔此箴卽用今文尚書上帝不蠲之語也家語執轡

篇云德不厚民吁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蠲家語

出王肅僞撰肅治古文尚書者然則今文古文蓋皆同也

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下禍誅之

攷周禮蜡氏除不蠲鄭注云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圭潔

也此鄭用三家詩說毛詩古文作吉蠲據此知不蠲訓爲

不潔今古文亦當同矣

王曰於戲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

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乎人假我一日非終維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灾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灾不空發王者心有所爲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此之謂也○李賢注云我君也天意欲整齊乎人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

案僞孔傳本尚書作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釋文云天齊于民俾我絕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絕句俾馬本作矜矜哀也馬意以天降中於民相協厥居是天心仁愛哀矜下民我者我民也李賢後漢書注以我字訓君蓋據僞孔傳以爲之說非獨義與馬異而且非楊賜之恉也江聲曰假當讀爲天假之年之假終謂考終命也據楊賜引書之意則此非終謂不邀天眷而短折不終維終謂邀天眷而考終也天中乎人而假我一日之命其有修短實在乎人之能敬德與否爾下文卽承之以爾尚敬逆天命則可知此經誼然矣

段玉裁曰後漢書楊賜引書云云此今文尚書也賜通尚書桓君章句卽歐陽尚書也吳才老書裨傳攷義引假我一日玉海藝文志攷引天齊乎人假我一日今本假字誤俾俾孔

本尚書假作俾而釋文云馬本作矜矜哀也楊賜假我一日爲句僞孔俾我句絕僞孔與古文今文皆乖異不同如此又曰勤釋文作日云人實反一音曰當作越正義作曰云言曰我當勤之王氏鳳喈以爲孔傳曰當勤之下文所謂徒會戒而不勤也孔傳本原作曰字今定從曰唐石經作日非也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維敬五刑以成三德

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不怠○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又外戚傳上採劉向谷永之言報許皇后曰書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後漢書陳寵傳寵上疏曰唐堯著典肯殛鯀放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

案江聲據宣帝紀於此經增祇事不怠四字以惟敬五刑爲衍文段玉裁曰按惟字祇敬同義德怠聲同部也蓋今文尚書之駁異者僞古文祇勤于德夙夜不怠即就祇事不怠演之又據外戚傳引書與今本同則知祇事不怠檃括之詞耳喬樅謂段說是也據後漢書陳寵傳亦引用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之文是今文尚書本有此句豈得以爲衍文邪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傳曰震畏天命雖休勿休

三國志陳羣傳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加眾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

後漢書蔡茂傳茂上書曰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維永

禮記緇衣篇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孝經天子篇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荀子君子篇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沮刑罰慕省威行如流政令致明化易如神

漢書賈誼傳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說苑君道篇曰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案左傳襄十三年云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是知古文尚書亦與今文同杜預注云一人天子也甯安也永長也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矣

萬民賴之

大戴禮保傅篇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盧辯注云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君正則國定矣

漢書刑法志曰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淮南主術訓曰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後漢書安帝紀延光元年策曰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案此所引書兆民作萬民疑三家尚書之文或有不同也

三國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易稱敕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愼法獄之謂也

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詳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史記周本紀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集解云王肅曰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

案周禮大宰大司寇注皆引度作詳刑以誥四方正義皆云詳審文選王仲宣從軍詩司典告詳刑李善注引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段玉裁曰合數條觀之知古文今文鄭本孔本皆作從言之詳顏籀李善之注可證也古詳祥多通用蓋僞孔本亦作詳而讀爲祥後遞改作祥非也史記作祥亦淺人所改也

漢書敘傳曰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師古注曰不詳謂不盡用刑之理周書呂刑曰告爾詳刑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又十三年制曰詳刑理寃存恤孤寡又劉愷傳曰非先王詳刑之意也○章懷注云尚書曰有邦有土告汝詳刑鄭元注云詳審察之也案墨子尚賢篇云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汝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矣尚書釋文云吁馬作于云於也則于字卽吁之淆借吁於詛同訟蓋詳之譌字段氏懋堂以爲訟刑公刑也古訟公通用言人當作吉人謂何擇非吉人乎此蒙上苗民罔擇吉人言之墨子說何度非及似近是史記何居非其宜此恐今文尚書之駁異非以宜訓及也王鳴盛曰釋文度待洛反馬云造謀也正義引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史記度作居者疑度古近宅故云居然未詳其義也而爾古字通用儀禮聘禮而不善乎鄭注云而猶女也史記三句皆多有其字蓋順經文而足成其詛耳

潛夫論本政篇曰是故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先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

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其罪惟鈞其審核之

周本紀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集解云馬融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索隱曰按呂刑云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今此似闕少或從省文

案徐廣史記音義曰造一作遭造遭古通用段玉裁云按作遭者今文尚書也以大誥造天役王莽作遭證之史記當本作遭淺人用古文尚書改爲造而徐中散不憭耳喬樅攷漢書王尊傳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尊曰律無妻毋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注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據此是歐陽尚書作造字太史公時書惟有歐陽立學官然則史記當從歐陽本同作造其作遭者蓋大小夏侯之本也信孚訓誼皆爲誠謂罪狀情實也尚書釋文云惟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王鳴盛曰漢律諸爲人請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行者皆屬司寇說文貝部云賕以財貨枉法相謝也从貝求聲蓋漢盜律有受賕之條卽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是兼說惟貨惟求之義也僞孔本作來以爲舊相往來段玉裁曰按官者畏其高明也反者不畏而矯枉過正也此二者疵之

最甚者也內者女謁行也貨者苞苴行也來者雖非女謁苞苴而請託於其閒也來求字異訓同段說亦通唐太宗問劉德威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對曰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安計德威所引律必漢以來相傳古律文故入入罪比罪入減三等故出入罪比罪入減五等是雖減而相去不相遠幾與犯法者等矣

尚書大傳曰聽訟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思兼思意小罪勿兼○注云察猶審也怒責也責囚之罪必思意兼謂思其辭思其義思罪小可求以出之罪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核之

尚書大傳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

又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耆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過勿增大罪勿纍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暴不赦小過謂之賊卒過以小謂之枳故與殺不辜甯失有罪與其增吕有罪甯失過以有赦

案大傳所言卽經所云疑則有赦也江聲曰正義引鄭注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王制曰凡執禁以齊

眾不赦過蓋以五過之疵違法亂紀政安得赦之上文言其罪惟鈞固是不赦也故引王制之文以證之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五刑之疑有赦簡字有眾維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

周本紀曰簡信有眾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

案正義本尚書訊作貌疑作聽共作具與史記文異江聲曰貌字衛包所改也隸古本作緇說文糸部云緇旄絲也从系苗聲周書曰惟緇有稽說文編字皆以誼類相從其緇字次細下細字次纖下而纖訓細細訓微則緇訓旄絲亦微細之誼也僞孔本經文作緇其傳乃云惟察其貌有所放合唐開元時遂改緇爲貌郭忠恕汗簡採集古文字釋緇爲貌云出古文尚書亦惑於僞孔而誤也緇與貌誼不同安得以緇爲貌乎王鳴盛說同段玉裁曰尚書作緇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審爲貌之假借乃更爲貌字如周官經故書作某何人讀作某自鄭注時已改從讀作之字而非故書之字矣說文所載尚書奇文異畫正同此說文多存壁中之舊文而尚書則多從安國已下諸儒所讀孔傳雖僞亦多舊說釋文正義不言馬鄭說惟貌有異解也周本紀作惟訊此今文尚書也或謂說古文家何不讀爲訊曰訊與緇音不類今文古文或彼此絕異喬樅謂緇訓爲細謂當細訊其情故史記以詁訓字代之云惟訊有稽也簡字作簡信亦以詁訓字代之聽作疑則今文之異者無

簡不疑謂既細訊之而無可信之情則不在疑赦之列也

共具古相通用具訓俱俱訓共也

漢書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

審核之

案此經其審克之僞孔傳訓克爲能段玉裁曰刑法志元

帝詔是兼采堯典呂刑二篇也克核古音同在第一部蓋

古文尚書作核今文尚書作克克當爲核之假借僞孔訓

能非段說是也釋名釋言語云克刻也刻物有定處人所

克念有常心也刻核皆从亥聲克之訓刻亦可爲與核通

假之證

墨辟疑赦其罰百率閱實其罪

尚書大傳曰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

其刑墨○注非事而事之令所不當爲也

夏侯歐陽說云墨辟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

周本紀曰黥辟疑赦其罰百率閱實其罪○徐廣曰率卽鋝

也音刷○索隱曰舊本率一作選

其罰百鍰

尚書大傳曰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强而天下治一鍰六兩

其罰百選

漢書蕭望之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

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

作鋍鋍卽鍰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

兩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黶罪疑赦其罰百鍰僞孔傳云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釋文云鍰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亦鋝也亦舊譌作六今從段玉裁所訂正　鋝十三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王鳴盛曰此經鄭注已亡以鄭攷工記注及舜典疏引鄭駁異義攷之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既不從古文家而於俗儒六兩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鋝爲證攷工記桃氏爲劍上制重九鋝中制七鋝下制五鋝彼注以九鋝爲三觔十二兩七鋝爲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鋝爲二觔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觔則鄭意以一鋝爲六兩又半兩攷工記又有冶氏戈戟重三鋝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鋝重六兩大半兩鋝鋝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鋝鋝重六兩大半兩鋝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又弓人膠三鋝彼注云鋝鋝也彼疏云尚書其罰百鋝等言鋝此與冶氏言鋝鋝與鋝爲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鋝即是鋝其數當爲六兩大半兩必與馬合也說文金部云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孚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今本鋝十下脫一字五分下脫銖字爲下脫三字據陸德明釋文及冶氏注所引說文訂正　又云鋝鋝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鋝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鋝與鋝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之鋝見周禮故于鋝下引周

禮爲證鍰見周書故于鍰下引周書爲證雖分兩經其義
是一故云鍰鋝也鄭既從之以解攷工記馬注尚書又與
之同則其說不可易也十一銖二十五銖之十三此本尚
書古文家說鍰字之義非鋝字之訓今乃入之鋝字聊存
古義其下卽繼以二十兩爲三鋝然後次以鍰字則許意
以鍰卽是鋝俱爲六兩太半兩明矣今文家說雖脫去大
半兩但言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一鍰十一銖二十
五分銖之十三百鍰僅爲銅三勻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
辟亦只用銅三十勻可贖死罪有是理乎馬鄭皆傳古文
許愼說文自序亦云書稱孔氏然其義訓自當擇善而從
故職金疏云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鍰說云一
鍰十一銖二十五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勻其下卽繼以
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雖所引未全想許案必不從古
文說鄭必無駁鄭意亦字從古文說不從古文也今文作
率見周本紀徐廣曰率卽鍰也索隱云舊本率作選漢書
蕭望之傳有金選之品師古曰字本作鋝鋝卽鍰也史記
平準書有白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
尚書大傳死罪罰干鎰漢書食貨志作撰音同或作率或
作選鎰撰皆鋝之異文音近而假借也鄭固不從古文說
而於今文說亦必但爲近是釋文乃引徐邈云鍰六兩也
鄭及爾雅同爾雅絕無六兩爲鍰之訓釋文此說譌謬殊
甚喬樅謂陸德明謂鄭氏同者此鄭注尚書大傳之語據

鄭大傳注云死罪罰千鍰出三百七十五劓是鍰六兩也漢人最重經師家法故鄭注大傳亦各從其家而爲之說也閒有不從其誼者亦必先就本文解訖然後更下已意或據他說以正之爾雅者小爾疋也唐人亦稱爲爾雅小爾疋曰二十四銖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宋咸注曰舉三兩鍰六兩陸所引爾疋卽據此文也周禮冶氏注鄭司農云鋝量名也讀爲刷賈疏又云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鍰尚書正義周禮謂鍰爲鋝如鄭之言一鍰之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故陸以爲鄭亦同也

劓辟疑赦其罰倍灑閱實其罪

尚書大傳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注攘竊也

周本紀曰劓辟疑赦其罰倍灑閱實其罪○徐廣曰一作蔑五倍曰蔑

案蔑灑聲相近故纚字亦作縰此倍灑以下文倍差例之則於倍爲二百之數又加十之五爲二百五十鍰也徐廣以蔑爲五倍則比荆辟有加輕重失倫非其誼矣段玉裁曰古文尚書惟倍周本紀作倍灑此今文尚書之異也灑當讀如釃酒之釃卽倍差也徐廣以五倍曰蔑本於孟子趙注其實書之倍差孟子之倍蔑史記之倍灑三字同在支部古音相近謂倍之而又不止於倍也差是正字趙注

直以下文云十百千萬故少於十而曰五倍肌說也史記
劓臏二辟蓋本皆作倍灑與古文異後人於臏改從古文
作差而劓則仍其舊耳
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
周本紀曰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集解馬融曰倍
者倍二百爲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
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
案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鄭駁異義咎繇改髕爲跰呂刑
有跰鄭所注尚書乃古文本據云呂刑有跰則古文尚書
髕字作跰矣髕跰之別當以膝與趾爲異說文骨部云髕

卻也則髕之刑謂剔去卻前之骨也史記孫子列傳云
龐涓召孫臏以法刑斷其兩足太史公自序亦云孫子臏
腳是也足部云跰斷足也重文跣云跣或从兀莊子德充
符篇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於仲尼仲尼曰無趾兀者
也漢書刑法志文帝十三年詔除肉刑定律當斬左止者
笞五百當斬右止已論命復有笞罪者棄市是跰爲斷足
者謂斷去足趾也鄭言咎繇改髕爲跰又言周改跰爲跀
然則跰與跀又有別跰者去其左止跀者并去其右止故
漢律當斬右止已論命復有笞罪者棄市則斬右止之罪
重於斬左止可知周之改跰爲跀卽此刑是也倍差之數
史記正義又以爲倍中之差二百去三分一合三百三十

三鍰二兩也江聲亦以馬說爲過重謂倍差者於倍百鍰之數爲二百外又差出二百之三分二凡三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與史記正義合段玉裁曰凡古文尚書剕字今文尚書作髕史記臏辟疑赦臏罰之屬五百尚書大傳唐虞象刑墨者劓者臏者犯大辟者周傳甫刑其刑剕其刑劓其刑死漢書刑法志髕罰之屬五百白虎通擯辟之屬五百公羊疏引元命包臏辟之屬五百攷周禮司刑注及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而駁異義云皋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亦見公羊傳鄭云皋陶改臏爲剕者此據古文尚書言之云周改剕爲刖者此據周禮司刑言之臏者白虎通云脫其臏也剕說文作跀云刖也刖說文作斷足也然則臏與剕異制跀與刖同而異字耳鄭云皋陶改臏爲剕謂改其制云周改剕爲刖謂改其名但皋陶既改臏爲剕夏刑用之不識今文尚書何以作臏字蓋非聲賓聲相關通如玭璜同字之比伏生教於齊魯之閒誤作臏字失其實也喬樅謂段說亦知臏跀之異制然以跀與跀爲制同字異說猶未諦蓋跀與跀有斬左止及并斬右止之別周禮司刑職曰刖者使守門是改剕爲刖在周公制禮時已然而穆王度時作刑篇中但言剕辟不言跀辟者蓋包於剕刑之內猶大辟有絞斬之別而總包於死刑之內也但其贖鍰之等差當亦輕重有別呂刑第舉其大略耳

宮辟疑赦其罰五百率閱實其罪

尚書大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

周本紀曰宮辟疑赦其罰五百率閱實其罪○徐廣音義曰一作六百

案僞孔傳本作其罰六百鍰鄭注周禮司刑職曰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經則劓墨黥正義引鄭注云歐謂椓破陰江聲曰陰謂人身隱蔽之處男子之勢女子之陰皆是說文攴部云歐去陰之刑也似謂割男子之勢此云椓破陰似謂裂女子之陰二誼兼之乃足也喬樅攷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彼疏云所赦者唯墨劓與刖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此篇正義亦云漢除肉刑宮刑猶在今據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注曰宮刑也則漢文時固已除宮刑或後仍復之故崔浩漢律序言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耳段玉裁曰周本紀作五百率而張守節正義從之此今文尚書之別本也

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

周本紀曰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

尚書大傳曰降叛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其罰千鍰

尚書大傳曰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千鍰又曰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强而天下治一鍰六兩○注云鍰所出金鐵死罪出三百七十五觔用財少爾

案鍰他本或作鋝非惟震澤王氏史記本索隱引不誤鄭注云三百七十五勑適合千鍰六千兩之數此用今文家說也如以鍰重六兩大半兩計之當爲四百十六勑十兩大半兩今文經云大辟疑赦其罰千率史記索隱引大傳死罪罰二千鍰二字衍文也

又曰季夏可以大赦罪人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維察維法其審核之

周本紀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

尚書大傳曰夏刑三千條

漢書刑法志曰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也甫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

案伏生大傳言夏刑三千條漢書刑法志謂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而御駑策違救時之宜矣宜刪定律令簒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

次皆復古刑爲三千章如此則法可畏而禁易避輕重當
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所謂一人有慶萬
民賴之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說書者
據甫刑有報虐以威之文以此三千之章爲刑亂邦用重
典觀左傳載晉叔向之言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
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謂
夏因有苗亂德作夏刑商因桀德昏暴作殷刑周因殷頑
不靖作周刑皆因時有亂政者故用重典以治之叔世指
有苗及夏殷之末而言也周自文武郅治以來成康之際
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其後昭王南征不復王道衰微穆王
閔文武之道缺諸侯有不睦者故甫侯言於王訓夏作刑
此刑法志所稱鄭昌之言謂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
亂之起也

鹽鐵論刑德篇曰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上殺而罪不過五故
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

後漢書齊武王傳章和元年詔曰甫刑三千莫大不孝
又陳寵傳曰寵鉤校律令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
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
之所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
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
刑千八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
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宜令三公廷尉平定

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白虎通五刑篇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臏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張布羅眾非五刑不見劓墨何其下刑也臏者脫其臏也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者謂死也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也

案段玉裁云班用今文尚書作臏與史記漢書同俗本作

剕辟者淺人以古文尚書改之也下文臏者脫其臏也俗本亦改爲剕者朱文游吳槎客所藏小字本不誤今從之

周禮司刑注曰周改臏作刖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

案正義云夏刑以下據呂刑而言呂刑劓辟五百宮辟三百今此云臏辟三百宮辟五百此乃轉寫者誤當以呂刑爲正喬樅謂穆王訓夏作刑自必皆因時損益之宜其間豈無所增減夏刑者夏禹所作之刑書缺有閒無以徵證鄭注不得以夏刑爲卽據呂刑而言也段玉裁云按鄭君此注獨從今文尚書作臏鄭意謂夏刑實用臏至周乃改剕今文得其實古文乃用周制說夏政耳與駁異不符如

段此說則今文尚書作臏非伏生之誤也

公羊春秋襄二十九年疏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各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

案此與今文尚書合足證漢時諸儒書皆用今文也

漢書刑法志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

案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大司寇凡獄訟以邦成比之注云邦成謂若今決事比也據此則上下之比卽小大之比矣江聲云漢書路溫舒上書有云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詞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亂其決獄之詞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

論衡謝短篇曰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

上刑挾輕下服下刑挾重上服

後漢書劉愷傳愷議曰尚書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呂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

案章懷注云今尚書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李賢所云今尚書謂僞孔本也劉愷所引尚書是據歐陽等三家今文故不同爾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漢書刑法志曰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案荀子正論篇云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楊倞注曰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罪固當輕也書甫刑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也漢書刑法志亦載荀子語注引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輕也今攷鄭君大司寇注引尚書大傳說臏宮劓墨殺之刑云曰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是鄭意以周公制禮時殷頑甫靖變夏刑之輕而爲重然則此經所謂世輕世重者殆亦穆王斟酌乎夏刑輕重之宜改修其刑辟故三千之章視周禮爲多然而大辟減至二百宮刑減至三百所增者墨劓之辟各千是亦輕重諸罰有權者蓋穆

王之時雖曰王道衰微究屬乎世訓夏作刑其輕重適合刑罰之中也

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又仲長統傳曰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

維齊非齊有倫有要

荀子王制篇曰勢位齊而欲惡同物則必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尚書大傳甫刑傳書曰茲殷罰有倫今反是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注云聽議獄也

罰懲非死佞極於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玉海藝文志攷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曰罰懲非死佞極於病

案僞孔本尚書佞字作人段玉裁曰佞與人古同部同音

如國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田爲韻大戴禮公冠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民佞爲韻左氏春秋佞夫公羊作年夫此蓋漢人所引今文尚書也今未檢得出何書罔非在中察辭於差非從維從

尚書大傳曰予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愼罰

案尉繚子將理篇云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箠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然則此情所謂察辭於差者亦欲以得其情耳

又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注皇猶況也

中論賞罰篇曰賞罰不可以踰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徼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

案江聲云囚證之辭或有參差不能齊一者則其中有誠有僞于此審察乃可以得其情據大傳言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則此經兩從字有從辭從情兩誼而斷獄必以情當以非從貼辭惟從貼情言也大傳文見孔叢子引

尚有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二語

哀矜哲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核之尚書大傳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

哀鰥哲獄

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

案矜鰥古通用字隸古定本矜作敬哲作折然則大傳哲字當卽折之假借也審克以上文例之今文尚書皆作核字段玉裁曰矜鰥古以同音互借借矜爲鰥亦借鰥爲矜班書字作鰥而訓哀矜顏注非也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李注引尚書哀矜折獄明啟刑書孔叢子雖僞書而作哀矜疑僞孔本固作矜傳釋矜爲敬而衞包因依傳改經耳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尚書大傳曰子張曰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二人俱罪甫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犯數罪也五刑有此教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

案尚書正義釋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下爲上故并亦上之然則大傳及注所云一人犯

數罪正說此經之義也

王曰於戲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維刑今

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

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尚書大傳曰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子曰非公甫

之不能聽獄也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

矣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愼罰明察單辭

案尚書正義曰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

與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得其單辭卽可以

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也蓋若聽單辭斷不偏信片

言可以折獄由其明清于單辭故也單辭且能明清況合

兩辭兼聽安有不中者哉

獄貨非寶維府辜功

尚書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寶之者不能行其法者也貪人

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

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案段玉裁曰辜功之功孔訓爲事則其字蓋當作公詩天

保靈臺傳采蘩七月箋皆云公事也七月上入執宮公定

本誤作宮功此功字蓋亦公之遭改者

潛夫論班祿篇曰作典以爲民極上下共之無有私曲三府

制法未聞掖彼有罪獄貨惟寶者也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二年詔曰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辠成乎手朕甚病焉不中維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報以庶詭永畏維罰非天不中維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說文言部曰詭詐也从言尤聲周書曰報以庶詭

案隸古定本尚書詭字作尤玉海萩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報以庶詭段玉裁云今未檢得出何書喬樅謂伯厚所云當卽據說文所引周書也尤當從說文作詭爲正古文尚借尤字爲之說文作詭據今文尚書也報以庶詭者謂貪賊枉法將爲天所罰卽下文所云天罰不極是也

王曰於戲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維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詳刑

後漢書仲長統傳曰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

案詳刑說已見前段玉裁曰魏三體石經見於洛陽蘇望氏所刻洪景伯隸續所載者名曰左傳實有尚書五刑惟濮罰非死其差入兩辭入兩幷實在命天皆呂刑之文也

刑作型者古文叚借亂作經兩作网死作荒皆本說文實作傑則未詳耳

三國吳志步騭傳騭上疏曰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皋陶作士呂侯贖刑休泰之祚實由此興

又曰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十二終

歸安陳兆熊
新陽汪之昌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十三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三十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三十九

文侯之命第九十九

今文尚書二十七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

史記晉世家曰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作晉文侯命王

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愼明德○集解曰賈逵曰王子虎

周大夫也○馬融曰義和能以義和諸侯也

案晉世家晉文公重耳獻楚俘於王王命晉侯爲伯載此

篇文索隱曰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事今

此乃襄王命文公重耳代數縣隔學者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爲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詞尤非也今攷書敘平王錫晉文侯釋文云馬本無平字書父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則馬融解此篇其說與史記同矣劉向新序善謀篇亦云周襄王錫晉文公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是漢儒相傳有此說蓋皆今文家言也

又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是鄭注古文尚書以此篇爲命文侯仇也攷晉世家載穆侯生太子仇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周本紀載諸侯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遷於雒邑皆不載錫文侯命事秦本紀載周避犬戎雖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是平王時納王者乃秦襄公晉鄭雖同諸侯勤王而錫命文侯之事史傳未有明文惟國語鄭語有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之文又呂氏春秋疑似篇云平王東徙晉文勞王賜地高誘注曰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臼東徙雒邑今河南縣也晉文侯仇穆侯之子案賜地之事不見史記晉世家疑卽因襄王賜文公河內陽樊之地而誤以爲平王賜文公河內陽樊定天子卽史記所言諸侯卽申侯共立平王事是時晉鄭俱在故左傳亦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左傳敘晉文公獻俘於周襄王錫命

之事曰用平禮也杜預注以爲平王享晉文仇之禮或卽用鄭康成尚書注爲說耳然則馬融注古文尚書而用今文家說與史記同者蓋非無據也又此經下文云造天丕愆珍資澤於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正義引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爲犬戎所殺珍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是王肅亦以此篇爲平王錫文侯命王好與鄭立異此篇則同於鄭而不從馬融之誼抑獨何歟

昭登于上敷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

晉世家曰昭登于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集解曰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

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蔡邕注云尚書曰昭登于上

案此今文尚書也段玉裁曰凡古文作升凡今文作登如升鼎耳而雒史記漢書皆作登鼎耳是也鄭注喪服篇云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今之禮皆以登爲升此句當作以升爲登謂用升字代登字俗誤已行久矣然則二字古通用也洪景伯隸續載皇祐癸巳洛陽蘇望氏所刻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玉裁按中有大誥呂刑文侯之命遺字謂皆左氏者誤也其十九行二十一行二十二行多文侯之命也

邵昭連文以邵爲昭之古文也汪簡下部曰邵昭字見石經然則作汗簡者曾見三體石經而三體石經以邵爲昭於古假借必有據喬樅按僞孔本尚書文武作文王據此

文言丕顯文武下文又言肇刑文武則此亦當兼言文武
方合僞孔本不及武王非也
誧聞在下
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匪堯不與誧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
不宏
案段玉裁云今文尚書作登誧古文尚書作升敷誧聞卽
敷聞也書以文武爲上今王爲下班以堯爲上漢爲下此
今文尚書說也與宏爲韻厥道下屬李善絕句誤也喬樅
謂段說是也晉世家作布聞在下布卽誧之詁訓字敷亦
布也馬融說以上謂天下謂人誼與今文家異
亦維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
在位
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
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案師古谷永傳注云周書君牙之辭也段玉裁曰僞古文
君牙永所不見正引文侯之命耳僞君牙亦惟先王之臣
克左右俗本王作正小顏記憶之誤使學者疑之不可不
正喬樅攷三國志注引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元曰先
正先臣謂卿大夫也是先正指臣言鄭義與谷永同
於戲閔予小子嗣遭天丕愆珍資澤於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
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
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耆壽

咎在厥躬○文穎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

案此今文尚書也隸古定本克作或咎在厥躬作俊在厥服與今文尚書異段玉裁曰按文穎注言耆老賢者疑漢書耆壽下咎在上本有俊字喬樅謂段說是也隸古定本脫去咎字漢書谷永傳引脫去俊字僞孔傳云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解與文穎合是古文今文竝同據文穎注補俊字爲允又案書正義引王肅注解造天丕愆云云遭天之大愆段氏玉裁以爲此必今文尚書作遭故用以注古文也於大誥呂刑知之

予則罔克曰維祖維父其伊恤朕躬於戲有績予一人永綏在

肯世家曰恤朕躬繼予一人永其在位

案此史記隱栝文侯之命詞也爾雅釋詁績繼也是繼予一人卽績予一人之詁訓

父義和女克昭乃顯祖女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於前文人女多修敦我于艱若女予嘉

說文支部曰敦止也从支臺聲周書曰敦我於艱

案僞孔本尚書敦字作扞攷說文手部云扞忮也非此書之詁莊子釋文引說文扞抵也抵詁與止近疑今本說文忮字乃抵之誤耳段玉裁曰敦扞古今字衆經音義引說文捍止也又引說文捍止也蓋謂捍扞皆敦之別體

三國魏志引獻帝詔曰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甯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
矢百旅弓矢千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
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晉世家曰天子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矩
鬯一卣珪瓚虎賁三千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於是晉
文公稱伯○集解曰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黑也秬
黑黍鬯香酒也卣器名稽首首至地
案隸古定本作玆弓一玆矢百馬四匹據史記言賜大輅
輅駕四馬則馬四匹者卽大輅之服也左傳僖二十八年
云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與晉世家此文
合則作旅弓一旅矢百者非也禮記曲禮正義引含文嘉
曰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戉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
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
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
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
泄賜以緑戶以明其別勇猛動疾執誼堅彊賜以虎賁以
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戉使得專殺內懷仁
德執誼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
歸祭祀此賜大輅是一曰車馬也虎賁三千人是六曰虎
賁也彤弓矢旅弓矢是八曰弓矢也秬鬯一卣珪瓚是九

曰秬鬯也蓋九賜之中有其四焉詩小雅彤弓序云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文四年甯俞言敵王所懷而獻其功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文公此時獻楚俘於王是敵懷功之事毛詩左傳所云與此篇詣正合也

尚書大傳略說曰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秬鬯諸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以祀其宗廟

說文貝部曰賚賜也从貝來聲周書曰賚尒矩鬯

案尒爾古今字說文手部引攷工記揲爾亦作揲尒又曾部曰鬯或从木作秬是秬乃鬯之或體古文尚書當是作

歸安陳兆熊
元和管禮昌校

鬯字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曰簡恤爾眾時亮庶功用修爾顯德

今文尚書經說攷三十一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四十

秦誓弟一百

今文尚書二十八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余誓告女羣言之首

史記秦本紀曰繆公益復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取王官及

鄗以報殽之役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

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正義曰

鄗音郊左傳作郊

白虎通號篇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何諸侯

有會聚之事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心俱欲尊其君父故令得稱其君爲公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

案此今文尚書說秦誓篇首之義以是篇例之則粲誓之稱公可推而知也

中論修本篇曰人之過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維受責俾如流是維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來維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維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後漢書傳毅傳迪志詩曰日月逾邁豈云旋復

說文心部曰悬悬也从心其聲周書曰來就悬悬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未就予忌王鳴盛曰說文所引今周書無此文詳考之秦誓未就予忌當卽是也定四年左傳悬閒王室釋文悬音忌杜預注云悬毒也據疏引賈逵亦云然與說文合來與未形相似悬與忌聲相亂而誤也江聲曰悬悬毒也識古事以爲謀者則謂來就悬毒敗我事也惟就今日之近利以爲謀者且將以爲親我而聽之悔前日違蹇叔而從杞子也段玉裁曰按來字當是未字之誤悬悬之上當脫子字而下悬字之下當有脫文如圉升雲半有半無堲疾惡也莫席織蓱席也皆引書而釋之與其字之本義不必合攷悬字在左氏傳有訓毒者如悬閒

王室甚澆能戒之是也有訓教者如甚之脫扃西京賦天啟其心人甚之謀是也教之訓則甚與記同毒之訓則甚與忌略同說文蓋當作周書曰未就予甚甚教也而誤脫歟甚忌同部同音壁中作甚說古文者讀爲記忌蓋記之省借未必如孔訓也喬樅謂江說於誼亦通而段說尤近理今故存江說以廣異義而於經文則定從段說云

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番番則無所愆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

泰本紀曰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張守節正義曰番番猶皤皤白頭貌

案史記曩栝秦誓之文云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是以番番屬之黃髮爲老人狀貌故番字當爲皤之借說文白部云皤老人貌也从白番聲是其誼也僞孔傳訓爲勇武之人則無所愆

番番之良士非是

新序雜事五書曰黃髮之人則無所愆

案隸古定本尚書無作罔字異誼同漢書韋賢傳師古注云秦誓曰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李尋傳注引作則罔所僁愆者唐初本從籀文也段玉裁曰罔學紀聞載閻益公云唐賦多用員來讀秦誓正義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益公猶未悟今本云字系衞包所改作

正義時經文作員唐人自依經用員來字師古韋賢傳注引雖則員然正作員字說之曰員與云同師古時未經衞包改也詩商頌景員維河箋曰員古文云此謂古文以員字爲云字淺人改之曰古文作云似有一本古文毛詩作景云維河矣之千里矣

後漢書王梁傳建武七年詔曰旅力既愆

三國魏志管甯傳注引明帝詔曰以秦繆之賢猶思詢於蒭髮

三國志秦宓傳宓薦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故書美黃髮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仡仡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仡仡勇夫

漢書李尋傳曰秦穆公任仡仡之勇

說文人部曰仡仡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仡仡勇夫

案尚書釋文云仡仡馬本作訖訖云無所省錄之貌與李尋許愼所引文異誼異李尋治小夏侯尚書見漢書儒林傳許引周書訓作仡仡與李尋合是皆據今文尚書也馬融古文本作訖訖則其訓誼亦用古文家說故與李許不同

維諼諼善諍言俾君子易怠我兄多有之昧昧我思之若有一介臣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焉焉其能有容

公羊文十二年傳曰何賢乎秦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諼諼善諍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

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何休注曰諓諓淺薄之貌諶猶撰也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休休美大貌能有容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遂霸西戎

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維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

諓諓善靖言

劉向九歎曰讒人諓諓孰可恕兮○王逸注曰諓諓讒言貌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戔戔善諞言釋文云戔才節反馬云戔戔辭語戔削省要也諞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指明大辯佞之人攷說文言部云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戔戔善諞言論語曰友諞佞此所引據古文尚書也又戈部云戔賊也从二戈周書曰戔戔巧言此所引據今文尚書也戔即諓字之省借說文於書雖從孔氏古文閒亦兼取伏生今文以各存其是故兩引之如此國語越語范蠡謂吳人諓諓賈逵注云諓諓巧言也達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見後漢書本傳是說文所引戔戔巧言當爲大夏侯尚書之解詁然則公羊傳所偁諓諓善辨言者乃伏生今文之尚書也王逸楚詞章句引尚

書作諓諓靖言靖卽竫也許爲賈侍中門人說文戔下卽
偁其師說以釋尙書故與賈注國語合公羊傳箸於竹帛
時古文尙書未出孔壁惟有伏生今文之學段氏玉裁云
戔與戩平入雙聲說文無諓字蓋治經者加言旁於戔耳
戔戔何氏淺薄之訓近是周易束帛戔戔子夏傳作殘殘
是戔殘同也先儒多言公羊子夏弟子受經於子夏而其
所偁尙書則與伏生今文合漢人多習今文故引諓諓竫
言戔與諓靖與竫古同音通用喬樅謂馬本諞言作偏言
者偏卽便也故說文引古文尙書以諞爲便巧之言論語
友諞佞今本作便佞是諞與便通之證莊子人閒世篇巧
言偏辭釋文引崔譔本作諞音辯是諞與偏通之證毛詩

東門有踐家室韓詩作靖藝文類聚引韓詩作靜是諓與
竫靖通之證
漢書息夫躬傳曰背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
師悔過自責疾諓誤之臣思黃髮之言
案段玉裁云註誤二字無理當是諓諓二字之誤也息夫
用今文尙書說文引周書曰戔戔句絕下當云戔戔巧言
也如引商書曰圜下文云圜者升雲半有半無後人轉寫
脫去複出之戔戔併也字非巧言爲諍言之駁文也圜訓
回行商書之圜則訓升雲半有半無戔訓賊也周書之戔
戔則訓巧言文法正等古經之字不盡同本義蓋假借在
其中矣

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

案此與公羊傳合皆用今文尚書秦誓語也僞孔本怠作

辭玉鳴盛曰說文辭字籀文作辝从台因傳寫遂誤爲辭

據何休公羊注云易怠猶輕惰也僞傳乃云使君子回心

易辭非也

又案隸古定本尚書我皇多有之公羊傳引作而況乎我

多有之皇況古今文之異段玉裁曰石經今文尚書無皇

曰今日耽樂作無兄曰則皇自敬德作則兄曰兄卽今況

字與此我皇多有之作況乎我多有之合然則作皇者古

文作況者今文也徐彥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

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

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然則此傳成於伏生書

已出之後戴宏之言可信非公羊高成之也尚書大傳皇

於聽獄乎此假皇爲矧況字也皇與況互相假借也而況

乎我多有之猶言而何暇我多有之也僞孔傳皇訓大非

又何休注易怠猶輕惰玉裁按易怠疊字也易讀如素問

解佴之佴疏云易爲怠惰非是

潛夫論救邊篇曰諓諓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寇爲小

而不蚤憂害乃至此

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禮記大學篇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焉○鄭注秦誓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爲晉

所敗於殽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

案禮記釋文云一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此所引與尚書小異無它音他技其綺反下及注同休休尚書傳樂善也鄭注尚書云寬容貌何休注公羊云美大之貌王鳴盛曰說文無个字公羊傳引作介後漢書杜詩傳云一介之才李賢注引書亦作介則作个非也它卽佗字說文它部云古帥居患它故相問無它或假借佗字作他俗字也說文人部無他字今本大學作無他然釋文云無它音他則是陸德明所見大學尚作它技尚書作伎釋文云本亦作技攷說文手部技巧也人部伎與也則此字當作技公羊傳引亦作技僞孔乃以此作伎而下有技仍从手非也段玉裁曰尚書釋文介馬本作介此不可通當是馬本作砎周易豫六二介于石釋文介古文作砎古文謂費氏古文易也砎卽說文之砄字石堅也爾雅砄固也馬云一砎耿介一心端慤者一心端慤正謂堅慤集韻十六怪砎硬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是尚書一砎之誼喬樅謂段說是也介卽砎之消借易古文介作砎則書古文壁中本當亦作砎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定從介字馬知介卽砎字故以耿介一心端慤爲訓何休公羊注以一介猶言一槪是讀介如字此古文今文之訓誼不同也他技鄭大學注云異端之技與何休公羊注合是古文今文訓誼並

同王肅以技爲技能僞孔傳以技爲技藝說皆非是能有容大學引作如有容隸古定本尚書同蓋古如字作而易用晦而明虞翻注詩垂帶而厲鄭元箋左傳見仲而何杜預注皆解作如又而讀爲能易利建侯而不甯及說苑能宇皆爲而能讀曰如詩柔遠能邇鄭箋云能猶伽也廣雅伽若也則伽即如故如轉爲能也

說文斤部曰斷截也从斤从𢆶𢆶古文絕重文𢆶云古文斷从皀皀古文惠字周書曰𢆶𢆶猗無他技案說文𢆶下引周書此據古文也古文作𢆶然則今文作斷從可知矣斷从古文惠故何休公羊注以斷斷爲專一也猗公羊傳引作爲王鳴盛曰爲與夷同見周禮行人注夷聲近猗故猗轉作爲也喬樅又案猗大學引作兮猗古亦通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禮記大學篇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鄭注云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已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

士爲彥黎衆也尙庶幾也娟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

案段玉裁云盤與般同大也庚元威說彥盤同音集韻二十六桓彥蒲官切大也常也是大學作寔古是寔通用同部同音也冒大學作娟古文從省假借達大學作通凡古文尙書達字今文尙書作通如禹貢顧命篇皆可證大學同於今文尙書也喬樅謂寔與是字通義同釋詁寔卽訓是公羊桓六年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皆其證已娟張參五經文字云經典多作冒則此字之變久矣說文辵部云通達也是可兩從雖字異而誼則同也

論衡刺孟篇尙書曰黎民尙亦有利哉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

案段玉裁云此今文尙書也子孫上屬黎民下屬斷句依此爲長正義非也

邦之阢隉曰予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說文阜部云隉危也从阜从毀省徐巡以爲隉凶也賈侍中說隉法度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隉讀若虹蜺之蜺

又云阢石山戴土也从阜从兀兀亦聲

案稱徐巡者古文尙書說也稱賈侍中及班固者今文大小夏侯說也今本尙書阢作杌王鳴盛曰石山戴土亦有危義易困上六困於葛藟於臲卼薛虞作劓杌說文木部

無杌字危部無巉巇字則此皆魏晉以下所造俗字也攷說文出部槷字云棼槷槷不安也从出臬聲易曰棼槷槷則本剏字假借爲不安棼字見周禮鄭注云是古文臬字又儀禮注以爲卽古文闑字今與剏連文訓爲不安亦是假借易之棼槷與書之阢隉音義竝同特倒其文故字亦異此古訓也後人不識而改爲巉巇杌隉皆非也

又案段玉裁云後漢書杜林傳曰沛南徐巡師事衛宏後更受林學林於西州得泰書古文尚書一卷以傳衛宏徐巡於是古文遂行隉凶也此巡之說泰誓也巡之說尚書凡兩見於許書賈侍中說隉法度也蓋亦說泰誓也侍中受古文尚書於塗惲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集爲三卷隉與臬雙聲音近遠吕爲於六書屬假借故訓爲法度如其說則杌字連隉爲文當是法度建立兀然之意班固史稱其學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而固曾爲白虎通及離騷章句皆訓詁詳明今白虎通雖殘缺而尚存離騷章句已亡然如不變曰醳不穫曰粹田三十畝曰晼見於劉逵張載所引者猶可攷證隉訓不安許及僞孔傳皆本之也尚書杌从木說文無此字惟手部有抓字訓動也與詩正月毛傳合方言亦云僞謂之抓謂船動也然則尚書杌字从木當爲从手之誤若左氏傳檮杌許書作楊梼者與危訓無涉也許君引周書又从㠯作阢許書經轉寫歲久此或因下隉字从㠯而上字依寫古籍如是者

多矣其原或作兀作扤未可知也

白虎通號篇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

長洲彭清緜元和管禮昌校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卅二上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尚書序

今文尚書二十九二十九之上

案尚書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正義云作敘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先大夫曰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繼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是伏生壁中書有序也尚書引序各冠篇首出校讎本古書序皆總爲一篇置卷末今所存逸周書猶可見漢志周書七十一篇今按逸周書篇目自度訓至器服止七十篇其一篇卽卷

末之序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而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新論合二十九卷及逸篇十六卷除序數之藝文志併序數之著錄從其實也古文如是今文度亦宜然伏生之二十九篇併序數之也伏生本經有序無大誓大誓之合於伏生其始於歐陽氏乎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當時既以大誓付博士讀說立於學官卽合入伏生書矣況歐陽經獨三十二卷今文家顧命不分盤庚亦不異卷其三十二卷是於伏生經文及序二十九篇外增以後出之大誓三篇明矣歐陽既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亦從而增入其書特併大誓爲一篇而除序不數故仍爲二十九篇以合伏生篇數之舊與歐陽小異尚書正義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蓋永嘉之亂三家尚書已亡孔穎達嘗見漢石經拓本所云似據石經卽如是要是夏侯之本後增大誓者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詩書之序至馬鄭始爲之注毛詩篇首正義云毛傳不訓序是漢初治經者未有爲序作訓者也論衡佚文篇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漢書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治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所采書序卽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漢後獻遂秘於中外不得

見霸但見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古文孔書故竊之作
百兩篇以欺世如所采書序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
甯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書可挍而敢更作之而遽
獻之於朝哉且霸見孔壁之本則見其中逸書二十四篇
攜拾較易乃不並取以爲百兩篇而轉取左氏傳何哉故
知霸所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此其稿證矣正義嘗
引石經其云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見石經尚書有百
篇之序故爲是言耳
論衡正說篇曰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
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
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
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
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
亦惜其文而不臧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閒者傳見之人則謂
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案古文尚書既秘於中外不得見則張霸所案百篇之序
其爲今文尚書序無疑也
昔在帝堯欽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
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
也篇家者誰也孔子也
案史記五帝本紀云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
以來是司馬遷明孔子刪書之意以上古荒遠略而不言

故獨從堯典始也書正義引鄭康成云書以堯爲始獨云
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與史記說合鄭注又云堯尊如
故舜攝其事舜之美事在於堯時並見孔疏言鄭以愼徵
五典以下皆敘堯老舜攝之事篇名堯典而紀舜事故特
解之喬樅謂論衡以欽明文思以下爲孔子所言者蓋指
堯典序書序實孔子所作也據論衡則今文序聰明作欽
明爲異耳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艱作舜典

趙岐孟子注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
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
案孔壁所得古文尚書於伏生外增多十六篇內本有舜
典一篇至西晉時始亡東晉梅賾所上僞古文本乃割堯
典愼徵以下爲舜典不知史記所載愼徵至四罪固在堯
本紀中也漢書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後漢書
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晉武帝初幽州
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於上帝至格於藝祖亦曰堯典皆
確然可據者也舜典序言歷試諸艱當別有試舜之事書
疏僅引鄭注入麓伐木一語意鄭親見孔氏逸書之舜典
據以爲說必不僅此一事惜孔疏采鄭注太略今無可攷
矣閻若璩曰余嘗妄意孟子書舜往於田祗載見瞽叟與
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又父母使
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

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段玉
裁曰按今本孟子注疏舜典誤爲堯典萬章篇中所言舜
事趙疑皆在舜典及他逸篇中舜典之敘卽虞舜側微云
云也亡失其文謂敘存而文則放佚也趙注孟子所引皆
今文尚書古文三十四篇未曾得見則二十四篇之不得
見更可知也趙氏注孟子早祕斯論惟百詩不知堯字乃
舜之誤故云爾

玉篇人部儆字下書云虞舜側儆微賤也
案段玉裁云集韵八微曰儆賤也或引虞書舜側儆玉裁
按此謂玉篇也今集韵板本譌从彳
尚書大傳曰舜生姚墟耕于歷山陶于河濱販于頓邱就時
負夏漁于雷澤之中○注云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雷夏流
州澤今屬濟陰
又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於天下而天下稱仁
尚書大傳略說曰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人也周公曰其政也
好生而惡殺○又曰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周公曰
古之人有言而句領者然鳳皇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注
曰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言覆項也句領繞頸
也禮正服方領也三皇時以言覆頭繞頸至黃帝則有冕也
又曰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八眉者眉如
八字者也其跳者跂也扁者枯也言皆不善也○注曰其發
聲也跂步足不能相過也扁言湯體半小象扁枯

尚書中候攷河命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授政改朔

案宋書禮志曹魏時羣臣議改朔事高堂隆引書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高堂隆所引當爲古文尚書舜典之語故曰若作粵若舜典在逸書十六篇此時尚存故隆得據而引之尚書中候所引則本今文尚書也欽翼皇象卽建皇之謂洪範所云建用皇極者是也此今文古文之不同也今文舜典亡此乃其佚句見稱於書說者耳考靈耀引放勳欽明文思晏晏是稱堯典之文與此考河命同一例也尚書中候考河命此條見太平御覽皇王部案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修文殿御覽二百六十卷北齊尚書左僕射祖珽等纂又云太平御覽一千卷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纂以前代修文御覽諸書參詳條次修纂或言國初古書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代諸家類書之舊耳

孟子萬章篇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注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迭爲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按孟子所言堯饗舜事當亦舜典逸篇之文也

漢書律厤志云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至瞽叟瞽叟生帝舜虞帝舜處虞之滸洞堯嬪以天下火生土故爲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讓天下於禹使子商均爲諸侯卽位五十載

案呂氏春秋古樂篇言帝堯立命質爲樂瞽叟乃拌五弦

之瑟作爲十五弦之瑟名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是瞽叟在堯朝曾爲陶唐氏之樂官也

孟子萬章篇象曰以殺舜爲事舜立爲天子封之有庳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趙注曰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有庳雖不得賢君象亦不得侵其民也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待朝貢諸侯常祀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

案孟子疏云案隋書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閒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有三卷徐邈爲之注焉蓋其文也喬樅考經典釋文有尚書古文今文序錄僅載徐邈爲尚書音而尚書逸篇爲邈所注者不錄焉則此逸篇是否孔壁中尚書之殘缺者無以考驗之抑或張霸所作百兩篇之佚見者未可知也

又萬章篇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趙注曰書尚書逸篇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案孟子引書祗載見瞽瞍至瞽瞍亦允三句當卽舜典之

文故邵卿注以書爲尚書逸篇蓋舜典本在孔氏壁中書所多十六篇之內其書尚存秘府也僞作古文尚書者乃入之大禹謨篇中緣彼既分堯典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則此三句無所附綴故僞作大禹謨一篇而以此三語羼入其作僞孔傳釋祇載爲敬事卽襲用趙氏孟子注語然趙讀孟子以瞽瞍亦允四字爲句梅賾僞作則不但文異也其句讀亦異孫志祖讀書脞錄載嚴照云據趙注足證古文大禹謨篇之僞趙注瞽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若字屬下讀若是連文屬讀較順今僞古文大禹謨刪去瞍字以允若斷句而解允若爲信順其說非是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

尚書大傳虞夏傳九共篇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傚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釐賜也理也其法也攷釋詁云漚治也郭璞注云書序作汩是汩之訓爲治也此汩作等十一篇伏生所壁藏而亡佚者故僅於虞傳中載其數語蓋百篇伏生向所恆誦習茲故述其所記憶者如此孔氏所得古文則汩作九共等皆有其篇未嘗亡也王肅曰汩作九共故逸王鳴盛謂逸與亡有別亡是全亡逸是不立學官逸在秘府汩作九共篇馬鄭所傳古文皆有之直至永嘉

之亂始亡王肅尚及見之故云逸不云亡也江聲曰稾飫
篇亡孔氏逸書亦未有其名篇之誼漢儒亦不得聞僞孔
傳乃云稾勞也飫賜也何所據而云然邪喬樅謂馬注書
序云釐賜也理也僞孔竊其義以釐謂舜理四方諸侯以
賜誼當稾飫故云然段玉裁云孔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則
釋文云讀至方字絕句是也孔釋尚書多以四方釋方字
廣雅云方大也則方字當下屬釋爲大設居方據僞孔傳
稾勞也正義云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則
唐石經作稾爲是卽枯槁字也今注疏釋文版本作稾從
禾非是鄭云汨作逸九共九篇逸稾飫亡鄭以有目無書
者謂之亡有書而不立學官者謂之逸分別固甚明矣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棄稷
揚子法言孝至篇曰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
合皐陶之謂嘉
案僞孔本以棄稷爲益稷正義云馬鄭王以此篇名爲棄
稷又合此篇於皐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王鳴盛曰漢
明帝詔有司采尚書皐陶篇制冕旒今其制正在益稷內
可見不可分篇孔穎達於書疏以馬鄭王合爲一篇別有
棄稷爲妄說及作詩齊譜疏又引皐陶謨弼成五服一人
之作自相矛盾據揚子法言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若如晚
晉本稷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此論知揚所見眞棄
稷篇中多稷契之言也此篇至晉而亡今之割皐陶謨下

半篇以爲益稷者乃晚晉人所分也段玉裁曰尚書釋文
云矢本又作夭謨字又作暮玉裁按大禹之下當是脫一
謨字鄭云大禹謨逸棄稷逸皐陶謨篇自曰若稽古皐陶
至往欽哉與今文尚書同作僞者割分皐陶謨帝曰來禹
爲益稷因暨益暨稷之文易棄爲益謬矣

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

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
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
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九川既疏九澤既瀹諸夏乂安
○徐廣曰橋一作樯

漢書溝洫志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
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梮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
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

案史記漢書引禹別九州云云並冠以夏書是自禹抑洪
水以下皆稱禹貢篇之序也浚古文尚書作濬史漢均作
浚此今文也尚書釋文云貢字或作贛按前後每篇之敘
必言作某篇此敘任土作貢正義引鄭注云任土謂定其
肥磽之所生則是任其土之所生以作貢物非謂作禹貢
之書也然則此篇之序蓋有闕文矣段玉裁云任土作貢
之下疑當有作禹貢三字是也

尚書大傳夏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須魚目南海
魚革珠璣大貝西海魚骨魚幹魚脅北海魚劍魚石出瑱擊

闔河魚江鱣大龜五湖元唐鉅野蔆鉅定贏濟中脩諸孟諸
靈龜降谷元玉大都鯉魚刀咸會於中國○注云言德廣
之所及所貢物魚須今以爲簪又魚目今以雜珠魚革今以
飾小車纏兵室之口貝古以爲貨魚劍魚兵如劍也魚石頭
中石也出瑱狀如凝膏在水上擊閤狀如鮐魚大五六尺魚
當作鼉鼉狀如蜥蜴而大月令季夏命漁人伐鮫取鼉登龜取
鼉也鱣或作鱓鱓狀如蜥蜴長六七尺鱣或爲鱣鱣鯉也五
湖揚州浸也今屬吳鉅野大野也魯藪今屬山陽蔆菱鉅定
澤也今屬樂安所有故縣則屬齊贏蝸牛也詹諸蠉黽也孟
諸宋藪也龜俯者靈周禮天龜曰靈屬降讀如旄降之降或
作函谷今河南穀城西闕山也大都明都經魚今江南以爲
鮑魚魚刀魚兵如刀者也言德能及之異物來至也

又曰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備

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夏本紀曰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

○集解地理志曰扶風鄠縣是扈國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
地○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南鄠縣本夏之扈國也地理志
云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
同耳○索隱曰夏啟所伐鄠南有甘亭

案尚書正義引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此據周禮士
師之職以五教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
之於會同爲說也段玉裁云史記正義引訓纂者姚察漢

書訓纂也

尙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

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汭作五子之歌

夏本紀曰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汭作五子之歌○索隱曰皇甫謐云號五觀也

案尙書釋文引馬云須止也說文立部云顓待也从立須聲馬以須訓止與待義近字當作顓爲正作須者消借字也正義引鄭云避罪於洛汭

國語楚語士亹曰啟有五觀○韋昭注曰五觀啟子大康昆弟也觀雒汭之地書序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汭傳曰夏有觀扈

案史記魏世家正義云觀夏啟子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

夏衰滅之矣元和郡縣志觀城下同

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曰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雒汭是謂五觀

屈原離騷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夏康啟子太康也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汭此逸篇也

案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啟乃惠氏定宇曰觀曰啟乃當作子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

翼章聞於大惠云當天作天用弗式惠棟以爲此逸書敘五觀之事即書序之五子周書嘗麥解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五子之歌墨子引其遺文周書錄其逸事與內外傳所傳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依以爲說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即五觀也喬樅謂王逸言夏康不遵禹啓之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欲與墨子非樂篇合言太康失國之事與逸周書嘗麥解合據此知今文尚書家師說相承如是梅賾僞五子之歌其誣不待辨而明矣

又案楚詞離騷啟九辨與九歌兮王逸注曰啟禹子也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志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有次敘而可歌也又天問啟棘賓商九辨九歌王逸注曰棘陳賓列也九辨九歌啟所作樂也言啟能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惠棟云尚書大傳言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鄭注曰四章皆歌禹之功獨無九歌則九歌乃啟樂矣江聲云言禹樂者蓋字誤也當與天問注同以爲啟樂案山海經大荒西經曰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郭璞注曰皆天帝樂名也

開登天帝而繫以下用之也宋洪興祖引以補注離騷謂
屈原引用此事予以爲如山海經說則人世之得有此樂
自開而始開卽啟也則以九歌爲啟樂可也

義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征之作胤征○集
夏本紀曰帝仲康時羲和湎淫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解鄭元曰胤臣名
案此篇書序不言何時據史記所載則在仲康時也鄭注
以胤爲臣名顧命胤之舞衣鄭注亦以胤爲人名攷漢書
古今人表胤列中上次於夏中康時止稱胤而不稱胤侯
是胤爲臣名信矣僞孔氏以爲國名云胤侯命掌六師此
妄說也段玉裁曰鄭云胤征逸尚書正義曰鄭注禹貢書

序引胤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然則此篇逸書鄭君固
得見其文也郭璞注爾雅亦引逸書曰劒我周王作劒亦
尚書之異文

續漢書律麻志曰夏后之時羲和淫湎廢時亂日允乃征之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殷本紀曰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
○集解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爲南亳卽湯都也孔安國云契
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正義曰括地
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南亳湯都也
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
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都之按亳偃師城也商

邱宋州也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索隱曰誥一作告上云從先王居故作帝告孔安國以爲作誥告先王言已來居亳也

案八遷尚書正義據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云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有此四遷其餘未聞路史亦止云八遷可見者蕃砥石商商邱鄴亳也先大夫左海經辨云案史記舜封契於商鄭君書注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路史後紀十注契所封乃華陽鄭縣有欒都城故蕃邑也水經注引世本謂契居蕃是矣水經注闞駰云蕃在鄭西然則今欒城是此一遷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昭明契子砥石地名今無攷此二遷也路史後紀十注又云昭明復居商此三遷也左傳相土居商邱世本同相土昭明子商邱縣屬河南歸德府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竹書紀年亦云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遷於商邱此四遷也紀年又云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徐文靖竹書統箋以此商侯爲子亥殷之號自此始世本亦云子亥遷殷可證史記冥生振卽子亥也此五遷也紀年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世本亦云孔甲時復歸商邱統箋以此殷侯當是湯祖父王王及王癸此六遷也紀年帝癸十五年商侯履復遷於亳此七遷也續漢志魏郡鄴劉昭

注引帝王世紀云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焉路史國名三云鄴上甲微居郎桐也今湯陰有司馬涓司馬郟或云太甲蓋以鄴西桐有離宮商之墓地而繆以上甲爲太甲爾此八遷之事也

六國表序曰湯興於亳○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地理志曰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與班志合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偃師下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湯祠據此諸說則偃師實爲湯之所都矣尚書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洛邑是指偃師在洛之西也從先王居者江聲云亳近商地商故偰所封也偰後子孫數遷皆遠於偰之故居湯始居亳乃爲近之故曰從先王居先王謂偰也稱先王者詩長發云元王桓撥毛傳云元王契也蓋子孫有天下頌其先祖稱之爲王猶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皆稱其先公爲先王也告史記作誥古今字也鄭注禮記緇衣云告古文誥然則告爲古文誥乃今文也長發云帝立子生商箋云帝黑帝也簡狄生偰乃黑帝之所感生故云黑帝謂北方水帝叶光紀也從先王居當告先王篇名帝告則幷告所自出之帝謂感生帝叶光紀幷謂帝嚳也或以帝告爲帝嚳都亳經傳無明文也

尚書大傳殷傳帝告篇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案此帝告篇之佚文也王鳴盛曰此伏生於尚書二十八篇外又有殘章剩句未盡遺忘者故於殷傳載之攷伏生嘗爲秦博士尚書百篇之文固所肄業者卽所壁藏亦全書也迨其後求之則已亡逸僅得其完者二十八篇故此帝告篇與九共篇之佚句皆載於虞夏傳及殷傳中亦存什一於千佰之意也喬樅謂史記無釐沃篇目據汨作九共飫序帝釐下土馬云釐理也則此釐字亦當謂治理亳之土地飫說文云从食芙聲沃說文云从水芙聲韋昭注魯語沃土云沃肥美也飫字說文訓飽飽滿之誼與肥美近釐沃名篇猶之汨作亳飫蓋謂治理亳土使之肥美云爾

公羊傳隱元年徐彥疏尚書大傳曰士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

攷工記輿人疏尚書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李善注尚書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乘朱軒○注云如今窗車也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

又引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有飛軨○注云如今窗車也太平御覽布帛部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衣繡先大夫曰案外紀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軨不得乘飾車駟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服畧湯令未命之士不得朱軒及飛軨不得飾車駟馬衣文繡既命然後得以旌有德據二書所言皆本

伏生大傳二書皆云湯令則知此文在殷傳無疑矣此足以補傳之闕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殷本紀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案孔壁古文尚書增多之篇無湯征史記所載湯征之文乃殘章零句或亦如九共帝告之佚文載於伏生大傳中故太史公據之而錄入殷紀與孟子書所言葛伯放而不祀及仇餉事當亦在此篇中也

孟子梁惠王篇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又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趙岐注曰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

孟子滕文公篇書曰葛伯仇餉○趙注曰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

又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趙注曰書逸篇也

案段玉裁云此湯征篇之文決可知者作僞者誤系之仲虺之誥矣趙氏不云亡書而云逸書者趙不見中古文於亡與逸不能如鄭之區分也

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

女鳩女房

殷本紀曰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

女鳩女房

案尚書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正義曰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

於鄭元爲商書據此是古文尚書敍房字作方也僞孔本湯字作亳遇上多有乃字是衍文

尚書大傳曰伊尹母方孕行汲化爲枯桑其夫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乃收養之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趙岐注云伊尹爲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

案伏生大傳云古者諸侯有貢士於天子之制湯爲夏之諸侯故貢伊尹於夏邠卿注孟子蓋用今文尚書家說

孟子萬章篇趙注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覩也千駟雖多不一盼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湯聞其賢以元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之道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己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厄也

淮南修務訓曰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安也

三國蜀志注引魏略王朗與許靖書曰昔伊尹去夏而就商猶耀德於阿衡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殷本紀曰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桀敗於有娀之虛犇於鳴條

案淮南主術訓云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高誘注云焦或作巢又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謙以其過放之歷山尚書正義引鄭注云鳴條南夷地名攷史記言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而孟子言舜卒於鳴條則鳴條近蒼梧是南夷之地也

尚書大傳曰湯之君民聽寬而獄省桀殺刑彌厚而民彌暴故爾梁遠遂以是亡○注云故爾窮其近也梁讀爲掠

又曰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入譯來朝者六國漢南諸侯問之歸之四十國

又曰景亳之命費昌爲御

尚書大傳曰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

在余一人○韋注曰湯誓商書伐桀之辭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天子自稱曰予一人余一人有皇無皇萬夫在余一人乃我教導之過

墨子尚賢篇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案尚書正義云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今文尚書之篇次未知與鄭本古文尚書同否也此篇敘據史記所載有湯把鉞以伐昆吾語與古文尚書敘文異或亦今文三家敘與孔壁古文本不同如詩三家魯齊韓敘與毛傳古文本不同之例未可知也

淮南修務訓曰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

又本經訓曰桀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擾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室

又主術訓曰桀之力制觝伸鉤索鐵歙金推移大犧水殺魚髖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

白虎通三軍篇曰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正何質家言天命己成天命己使己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己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又改正朔者文代其質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昭

告於皇天上帝此篇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法也

案論語云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牲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罪我身之過疏引鄭元論語注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王鳴盛曰鄭注周禮以皇天大帝祀於圜丘五方帝祭於郊其牲色亦各異因推周禮以說商事商人所用牲色亦與周同此係湯將受命爲舜命禹之事故總告五方之帝其牲色不

主當方亦依皇天大帝而用元元卽蒼也此節據孔安國以爲伐桀告天而鄭亦以爲湯將受命爲舜命禹事是鄭與孔合也鄭以爲總告五方帝故用元而孔以爲牲色無郊丘之別未變夏禮而用元是鄭與孔異者也韋昭注周語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然則此節爲湯誓之逸文安國論語注確不可易也僞作古文者乃妄掇湯誓逸文以入湯誥不知鄭康成所傳孔壁眞古文本有湯誥今雖亡猶畧見於史記殷本紀詳其語意殆爲論功定罪誥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喬樅按詩閟宮正義引論語說以爲舜受終於文祖總祭五方之帝是舜之命禹之受終總祭於五方帝因有虞氏之禮也至湯受天

命又因於夏禮其時尙未改易服色故仍用元牡耳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及朕躬有罪數語蓋亦古昔相傳告天之詞故禹湯承用之漢書于定國傳永光元年上報定國曰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不著何經篇目後漢書陳蕃傳言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可證古有此語爲王者罪己之詞也又攷墨子兼愛篇引湯誓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上天后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案呂覽云云與墨子言今天大旱正合然則朕躬有罪數語爲古來天子罪己之詞愈益明矣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在下非助我者也蓋亦相承用之攷桓郁傳郁嘗教授和帝尙書以長樂少尉入侍講則和帝詔語當亦本於歐陽尙書說也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嚳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殷本紀曰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嚳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案僞孔傳本湯下有遂從之三字史記所載無之則僞孔

本非也堯典正義稱鄭注書敘中逸書二十四之目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與史記所紀次序不同蓋今文古文之異今此依史記殷本紀之次錄之堯典正義又稱鄭注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案孔氏古文有伊訓篇鄭君及見之故得引其文今則亡矣孚即俘古文之淊借載孚在亳即俘厥寶玉也三朡國名續漢書郡國志云沛陰郡定陶縣有三朡亭是其地也朡亦朡之淊借字作朡者孔壁中古文也尚書釋文云誼本或作義按古今人表有義伯中伯是今文尚書作義字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殷本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案呂氏春秋順民篇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攻伏生大傳言湯大旱七年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是湯之欲遷社以旱故也僞孔傳以爲湯革夏命遷社妄矣鄭康成注云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旱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也疑至臣扈史記無此篇目書疏謂當是二臣名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又引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漢書郊祀志湯伐桀欲畧夏社不可作夏社迺畧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應劭曰連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

不止故遷柱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師古曰畧古遷字夏社尚書篇名今則序在而書亡逸

案郊祀志與殷本紀合應劭注亦與鄭康成合是知皆本今文尚書說也此先後之次依史記先湯誓次典寶次夏社傅孔傳以夏社列湯誓前既與鄭本乖異又與史記不合於今文古文皆無所徵非其舊之篇次也

尚書大傳曰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

說苑君道篇曰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耶讒夫昌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

論衡感虛篇曰傳書言湯遭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夫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麗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悅時雨乃至

論衡感類篇曰湯遭旱自責以五過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而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然而前旱後雨者自然之氣也

後漢書鍾離意傳意上疏曰昔成湯大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又楊賜傳曰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

三國志郤正傳正釋讒曰陽旰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

殷本紀湯歸至於泰卷陶中壘作誥○徐廣曰一無此陶字

○索隱曰鄒誕生卷作詷又作洞則卷當爲坰與尚書同其下有陶字者是衍解尚書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舊本或旁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

案江聲云尚書大坰即史記泰卷大讀當爲泰坰聲轉爲卷也閻若璩云仲虺之誥左傳作仲虺之志史記作中壘

司馬貞注音壘蓋虺有二音也

春秋左傳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下言推亡者侮之下言推亡固存國之利也亦承上文而釋之

襄三十年鄭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下言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乃承上文而釋之

宣十二年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此曠括八字爲四字下文兼弱也三字武子釋書也

墨子非命上於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上帝伐之惡龔喪厥師伐之當是式是二字之譌中篇下篇皆作式是可證

非命中於先王之書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增用
帝式是惡用闕師闕當爲厥字之譌
用字下疑脫爽字
非命下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增用
爽厥師增當爲憎字之譌非命中云
帝式是惡惡亦增也訓詁同
荀子堯問篇吳起諫魏文侯述楚莊王之言曰其在中蘬之
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
莫已若者亡
案段玉裁云此皆作僞仲虺之誥者所本也鄭云仲虺之
誥亡蓋孔壁古文亦無此篇故言亡耳王鳴盛曰以墨子
引之之複如此釋之之確如此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
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傳

曰爽明也用明其眾言爲王也不與墨子悖乎且非獨誤
會用爽厥師而亦誤用式商受命攷周書立政篇云帝欽
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言我用商所受之
命而奄甸萬姓非仲虺之誥竟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興
一商興其相反如此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一吾是以云
韋昭注曰爽當爲喪字之訛也觀此益見爽明也之訓非
是

仲虺作誥

潛夫論志姓氏篇曰夏之興有任奚爲夏車正以封於薛其
嗣仲虺居薛爲湯左相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殷本紀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徐廣曰之一作政女毋我怨以令諸侯

案鄭云湯誥逸王嗚盛曰史記所載湯誥乃孔壁逸篇眞古文今湯誥後人假託也段玉裁曰此或從孔安國問而得或從他采錄皆未可知如九共帝告佚句甄綜於伏生也

尚書大傳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

伊尹作咸有一德

殷本紀伊尹作咸有一德次湯誥後嘉典正義云孔以案史記錄書序以咸有一德爲在湯誥後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咸有一德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是鄭本之篇次與史記同今文古文次第皆如此自是成湯時所作僞孔氏以爲伊尹訓太甲語次於太

甲之後謬矣

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曰吉當爲告古文誥句絕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句絕今亡

案段玉裁云以爲咸有一德者記曰尹誥書序則謂之咸有一德也以四字適相合知之也是篇本逸而云今亡者蓋逸篇十六故有此篇至康成之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然則馬鄭亦未嘗全見十六篇也作僞者以緇衣前二語系之本篇以後三語系之太甲異哉

又案鄭注禮記引尹吉云尹吉亦尹告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亡據鄭注尹吉即尹誥尹誥即咸有一德則先見於西邑夏三句亦即咸有一德之文王鳴盛曰鄭氏所傳眞古文尚書增多十六篇中有咸有一德蓋據古文爲說也且其次第與晚出僞傳不同而於史記殷本紀湯誥之下即云伊尹作咸有一德正合惟鄭注書序於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頗不可曉要之王肅注言君臣皆有一德是紀載湯君臣同德之事如明良喜起相似者斷斷與太甲無涉矣

作僞者見書序茫無可據遂鑿空撰出伊尹復政一節將

咸有一德本屬尹在湯朝贊襄於湯者移入太甲朝陳戒於太甲小司馬信僞書反據之以駁史遷紀於成湯朝爲顚倒失序良可笑也喬樅謂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君釋尹告能訂正其譌誤者蓋本今文家相承之師說也伏生所傳尚書以教於齊魯之閒者雖僅存完帙二十八篇然百篇之書序首尾完好尚畧具其梗概又百篇經文伏生素所誦習篇雖脫佚而其大恉伏生尚能言之故佚文遺說時掇拾而纂之大傳惜大傳一書殘闕過甚故無可徵證耳

咎單作明居

殷本紀咎單作明居○集解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法也

案禮記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又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此司空明民居之法也王制鄭君注以爲殷制則所云云卽此經之事矣鄭注尚書敘云明居亡

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

殷本紀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集解鄭元曰肆命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

案據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

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卽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記所載殷事與孟子合僞孔傳乃云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孔疏曲附傳說反謂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述史遷之言爲疎不亦愼乎

漢書律厤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旣歿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

案孟子萬章篇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尙書正義又引鄭注典寶序引伊訓云載孚在亳攷鄭注尙書序云伊訓逸肆命徂后亡是伊訓肆命皆在孔壁古文逸書十六篇之內非獨劉歆及見之卽鄭君亦及見之也段玉裁云按孟子劉歆所引作僞者之所本也

史記三代世表序曰孔子序尙書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愼也

案尙書序惟伊訓紀太甲元年泰誓紀維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其餘多闕也

後漢書崔寔傳實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

孟子萬章篇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注曰伊訓尙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

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案伊訓篇孔氏古文尚書逸十六篇有之孟子所引伊訓其文當具在逸篇中也

漢書律厤志三統厤伊訓曰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仲壬之服以冬至越紼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

案江聲曰孔氏古文實有伊訓篇歆與父向領校秘書親見孔氏古文所引之文實可據信而其解說則大謬也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然則太甲元年湯與外丙之服皆除之久矣況太丁之歿又在其前乎歆言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誕妄甚矣資讀當爲咨十有二牧之咨牧諸侯也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觀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然則方明即明堂六天堯典所謂六宗也太甲除喪即位以月朔行吉禘之禮宗祀成湯於明堂以配上帝太丁外丙仲壬亦從而與享焉祀畢乃見諸侯遂率之以祀方明也堯典舜即眞而咨詢岳牧此太甲即位而誕咨有牧其事正同方

明之木六色以象其神六玉以禮之據此則方明者即今文家所說堯典六宗所謂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者也覲禮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旅而立四傳擯乃後云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則是既朝覲而祀方明也案堯典舜受終於文祖而禪於上帝又禋於六宗茲太甲即位而祀成湯以配上帝又祀方明方明即六宗則此祀禮同於堯典劉歆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則合上帝方明爲一祭據堯典知其非矣喬樅謂馬融書敘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是都尉朝庸生等所傳古文逸篇但習其句讀而不解其文義故雖以歆之好古文而師承既闕則亦無從能通其誼臆爲之說輒滋舛繆耳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殷本紀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集解鄭元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

案孟子萬章篇云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史記所紀太甲事與孟子合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即書序所云思庸者是也

漢書王莽傳曰昔成湯既沒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

禮記表記篇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緇衣篇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厥度則釋○又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

大學篇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孟子公孫丑篇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

案逭活字異而音同鄭注書序曰太甲三篇亡禮記孟子所引皆太甲三篇遺文佚句之散見者也

孟子萬章篇趙注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太甲居仁遷義自怨其惡行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己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

說苑敬愼篇曰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故妖孼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天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孼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

案論衡感類載太戊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大戊思政桑穀消亡謂災變天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與說苑語意正同

論衡感類篇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

尹格於皇天

案王充所述乃今文尚書說其言與史記同是史記所載皆據伏生傳及歐陽說也

後漢書董卓傳盧植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故有廢立之事三國魏志注引盧植曰案尚書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殷本紀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案尚書正義引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史記正義又引帝王世紀云伊尹卒天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攷論衡感類篇言百兩篇伊尹死大霧三日然則皇甫士安所載乃出漢東萊張霸所造百兩篇非今文尚書說也

後漢書張衡傳衡應閒曰咎單巫咸實守王家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艾四篇作伊陟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殷本紀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而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大戊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集解鄭元曰兩手搤之曰拱○馬融曰艾治也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

漢書五行志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藝文志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大戊以興雊雉登鼎武丁爲宗

案史記載沃丁崩弟大庚立大庚崩子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雍己崩弟大戊立是大戊爲大庚之子沃丁之孫漢書古今人表云大庚沃丁弟小甲大庚子雝己小甲弟大戊雍己弟與殷本紀合史記三代世表又以小甲爲大庚弟則是沃丁至大戊五傳皆太甲之子攷沃丁在位二十九年大庚在位二十五年小甲在位十七年雍己在位十一年至大戊立時中間相距八十三年則大戊不得爲沃丁之弟太甲之子明矣世表譌傳寫有錯誤當以殷本紀及漢書古今人表爲據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大戊大甲子甲當作庚王鳴盛謂世表及馬注皆據世本以殷本紀爲偶誤然世本之文無徵何所攷證而懸揣以爲當然其說非是

又案江聲云殷本紀作咸艾之下有作大戊三字大戊篇名也因下大戊贊於伊陟疊大戊字而脫但如此則百篇之數多一數殷本紀云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依史記則書序作伊陟原命原者再也因其讓而再命之也伊陟原命四字爲一篇適得百篇之數也段玉裁曰按馬融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原命爲

二十四逸篇之一馬實親見而云然原命者命原非命伊陟也史記云作咸艾作大戊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是史記脫作伊陟三字賸作大戊三字字數適相當實轉寫之譌不得緣誤立說凡書序有佚其序僅存其目者如作伊陟絕句原命別爲一句其所以作疑至臣扈者未著也作夏社絕句疑至臣扈不上屬所以作疑至臣扈亦未著也喬樅謂段說是也鄭注書敘云伊陟亡原命逸一亡一逸分析甚明原命在逸十六篇之內馬鄭皆親見孔氏逸書與伊陟篇實判爲二馬所云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此必尚書家師說然其篇既存則梗概亦可粗知之且亦安知非今文書序中三家所傳自伏生者具有此說如九共帝誥等篇大傳尚錄其大指乎叔

墨之說吾無取焉

郊祀志曰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庭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說也謂伊陟說其意也○師古曰穀今之楮樹也其字從木合兩手曰拱伊陟大戊臣伊尹之子因此作咸乂四篇事見商書序其書亦亡逸也

說苑君道篇曰殷大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大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案韓詩外傳亦記此事作湯時問於伊尹尹對云云則桑穀之生殷朝蓋三見矣

又案論衡感類及帝王世紀亦以桑穀共生爲大戊事攷漢書五行志又引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生殺之柄失而下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爲虛之應也案伏生尚書殷傳亦言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是大戊武丁皆有其事故劉向著說苑亦兩載其事劉所錄當卽本之書傳也呂氏春秋又言湯時穀生於廷比旦而大拱然則殷時此祥三見信有之矣

仲丁遷於隞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乎邢作祖乙

殷本紀中宗崩子仲丁立帝仲丁遷於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於邢帝仲丁崩弟外壬立仲丁書闕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時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索隱曰隞一作囂那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都之故名殷城也

案隞卽敖也詩小雅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水經注云洧

水東逕赦山其山上有城卽殷帝仲丁之所遷是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僞孔傳乃云圮於相徙於耿顯違書敘非也段玉裁曰按說文邑部曰邢鄭地有邢亭也从邑井聲祖乙所遷當正是此地此字今史作邢今說文邢音賢經反皆非是集韵三十九耿曰邢地名通作耿本史記也

殷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殷庚三篇

殷本紀帝殷庚之時殷已都河北殷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民咨胥怨不欲徙殷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

乃遂陟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甯殷道復興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殷庚崩百姓思殷庚乃作殷庚三篇○集解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

案左海經辨曰五遷暮相耿見書敘竹書紀年仲丁自亳遷於囂又云河亶甲元年自囂遷於相祖乙元年自相遷於耿二年圮於耿自耿遷於庇八年城庇其後祖辛開甲史記作沃甲祖丁皆居之又南庚三年遷於奄左氏昭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曰商奄者或以商嘗遷此乎後陽甲居之又殷庚十四年自奄遷於北蒙曰殷然則考之紀年自湯至殷庚十九世凡七遷亳囂相耿庇奄殷也湯自商邱遷亳在夏帝癸十五年爲成湯元年及卽位因居之

歷大戊凡八世百七十五年開國定都久歷年所不宜以
受命興王之地幷入五遷之數書所謂五邦蓋斷自湯有
天下後言之嚳也相也耿也庇也奄也是爲五遷路史云
庇奄書所不載而世儒輒以湯與般庚之兩都足之誤矣
或更以五遷皆出般庚尤妄至書傳疏幷數般庚居亳時
般庚居奄方與臣民謀徙且經上言先王下言今不承於
古安得以已之欲遷充其數乎
又案尚書正義曰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殷在鄴
南三十里東晉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
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
同也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段玉裁

曰按此晉書所謂晉在箸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
證也唐初尚存今則亡矣與古文同謂與汲冢古文同也
今本汪疏誤衍作不同今本紀年作自奄遷於蒙北曰殷
正義云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爲
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
作始字知東晉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玉裁按此數語
爲淺人妄改不可讀依宋槧本云治皆作亂字見汗簡集
韵古文四聲韵羣經音辨此知作正義時原有將古篆寫
成之古文尚書即流傳至郭忠恕定其釋文晁公武得本
鐫諸石薛季宣作書訓者然其源流未可信陸氏所訶爲
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者耳東廣微當晉初未經永嘉之亂

或孔壁原文尚存秘府所說殆不虛鄭注尚書或依今文讀始宅爲治亳如徵庸三十易爲二十未可知也廣微所見壁中本作始而他本作治正與咎繇謨篇始滑治習相類又可以見壁中古文始治相似斷非作亂或云古文尚書始作亂則與亂相似然始作亂者亦汗簡云爾無以知壁中本必然也又周禮大祝注曰誥謂康誥般庚之誥屬也玉裁按左氏傳云般庚之誥太史公曰般庚三篇漢石經三篇交接處皆空一字蓋今文尚書於合一之中未嘗不分別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三篇

殷本紀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官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

○集解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正義曰地理志云傅險卽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卽虞國虢國之界又有傅說祠○索隱曰舊本作險亦作巖也

楚語韋昭注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

潛夫論夢列篇曰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是

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傅說

案說文旻部云㝉營求也从旻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㝉得之傳巖巖穴也許君所引商書者夢得說使百工㝉求之傳巖巖穴也許君所引商書序今文尚書之本書序文也營求作㝉求此據古文尚書也史記錄尚書作營求是據今文尚書韋昭國語注所引書序今文尚書之序也㝉从旻从人在穴上謂舉目使人搜索至於穴中也會意字也營求者規畫而求之也㝉訓營求故今文以詁訓字代之此與古文高宗夢旻說今文作得說皆一例也衆經音義卷一曰衞宏詔定古文官書旻得二字同體說文旻取也尚書高宗夢旻說是也元應引書序作旻說此據古文也諸書所引皆作得說據今文也說文見部云旻取也彳部云得行有所旻也以旻訓得字異而訓義通以營訓㝉亦字異而訓義通也陸氏釋文所見馬鄭王本尚書皆作得字營字故無同異之文蓋由魏晉以來轉寫者改從今文耳王鳴盛蔀牀雜記云傅說之狀身如植鬐楊倞注曰植立也如魚之立然則說之形狀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江聲曰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閒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州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是傅說在北海之洲也喬樅謂史記言說爲胥靡胥靡刑名說以胥靡而庸築故墨子亦云圜土之上與史記正合

禮記文王世子篇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注云兌當爲說
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
學記篇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注云兌當爲說字之誤也
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
又兌命曰學半
又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緇衣篇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
省厥躬○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
高宗尚書篇名也
又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句絕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
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注云純或爲煩

案禮記所引皆說命三篇之佚文也鄭注一則言傳說之
所作一則言作書以命高宗是三篇皆爲傳說語與僞古
文尚書異也禮記六引皆作兌說從兌聲兌蓋卽說之省
借字

尚書大傳殷傳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

案鄭注尚書敘云說命三篇亡伏生殷傳所引亦說命之
佚文如九共帝告之錄於虞夏傳及殷傳中也

國語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
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
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
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

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無余棄也○韋昭注曰武丁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患患其人於河遷於河內自河徂亳從河內往都亳也默諒闇也思道思君人之道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患患其不言令命也稟受也作書以書解卿士也賈唐二君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此時未得傳說礪使磨礪己也天旱自比苗稼也三日以上爲霖啟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瞀攻已急也瘳愈也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必傷也

潛夫論五德志篇曰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象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說方與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爲太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憚怠也則勑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

案鄭注書序云說命三篇亡王符所採當是據伏生大傳所載佚文也魯語武丁於是作書曰云云賈唐二君皆以

書爲說命賈治大夏侯尚書其言必有所本說命三篇雖亡然伏生爲秦博士在未焚書之前尚書百篇固所肄業者迨漢興伏生求其壁藏書已亡十七八而百篇之序則固與所存遺書二十八篇同以教授齊魯之閒故亡篇之佚文賸句往往綴緝於大傳中賈君之言蓋本於今文家師說相傳如是也而韋昭謂此時未得傳說以賈唐二君言爲非不知般庚三篇亦係後所追述且非一時之事則說命三篇亦何不可追敘未得說以前事乎韋說泥矣

孟子滕文公篇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注曰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憒亂乃得瘳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

後漢書崔駰傳駰達旨曰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

申鑒雜言篇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葬其德葬疑亦聳字之譌疾厲矣哉

案申鑒言殷高宗能葬其德葬疑亦聳字之譌

三國志管甯傳太僕陶邱一等薦甯曰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啟龜以卜良佐

三國魏志管甯傳注引甯上書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啟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登鼎耳而呴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

宗之訓

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呴

又曰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速也

殷本紀曰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祖己乃

訓王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復興帝武丁崩祖己嘉武丁之以

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

有蜚雉登鼎耳而呴

漢書五行志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呴祖己

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

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

按尚書正義引鄭注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

而鳴象視不明矣天意若曰當用三公之謀以爲政鄭君

此注用洪範五行傳以爲視不明所致亦今文家說也登

古文尚書作升

郊祀志曰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

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

藝文志曰雊雉登鼎武丁爲宗

禮記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注云名篇在

尚書

案鄭注尚書序云高宗之訓亡江聲曰坊記所引高宗云

當是此高宗之訓也喬樅攷尚書大傳說高宗之訓以桑

穀共生事系之武丁故五行傳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皆

敗亡之異武丁懼而修德用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
蓋今文尚書說如是也
尚書大傳曰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
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
穀野草也野草生於朝亡乎武丁懼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
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
注云兩手掬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此木也而
云草未聞劉向以爲草妖六國皆九州之外國也
論衡異虛篇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
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
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

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桑穀亡
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
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行仁桑穀之妖
亡諸侯朝而年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夫
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王出乎高
宗問祖己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
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
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
己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時有雊雉升鼎而雊祖己以
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周時天下太
平越裳獻雉於周公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

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朝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

又祖甲篇曰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大戴禮少閒篇曰成湯年崩殷德小破二十二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德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說苑君道篇曰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又敬愼篇曰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論衡順鼓篇曰殷大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側身行道

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

殷始咎周周人乘耆祖伊恐奔告於紂作西伯戡耆

殷本紀曰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徐廣曰飢一作阮又作耆

周本紀曰西伯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紂

案宋世家飢作阮徐廣曰阮音耆攷尚書大傳作耆然則史記一本作耆與大傳合當從之詩文王正義引鄭注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黎即耆也紂古文尚書作受釋文引馬融曰受讀曰紂正義引鄭注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爾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攷史記言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故鄭以爲聲轉作紂也

尚書大傳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皆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

又曰周王至磻溪見呂望交王拜之尚父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注云釣得魚中得玉璜也佐檢猶助提者取也半璧曰璜

又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

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閒田

又曰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羑里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

又曰散宜生閎夭南宮适三子者相與學訟於太公望太公見三子知爲賢人酌酒切脯除師學之禮約爲朋友曰嗟乎西伯賢君也遂與三子見西伯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

又曰太公之羑里見文王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駿身朱鬣雞目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之有參氏取美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紂大悅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譖西伯伐崇六年伐崇則稱王○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翕毛之長大者渠車罔也

又曰文王以閎夭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爲四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羑里之害

大戴禮少閒篇曰武丁年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虐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之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

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愼
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曰臣聞文王受命而伐五國必先詢
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
吉戰則勝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
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
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宋世家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
太師少師太師以爲死不如去遂亡

案尚書釋文引馬融云錯廢也據西伯戡耆祖伊云天既
訖我殷命是天廢殷之命又云惟王淫虐用自絕是由紂
之自絕於天故敘以廢天命爲言也段玉裁曰錯馬云廢
也則讀倉故反錯與措古通用說文手部云措置也置與
廢義同如廢六關卽置六關是也既錯天命謂盡廢天命
盡廢天命者天命盡去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十五終

吳縣吳大彬
新陽汪之昌 校